

卷之十

光緒辛卯九月六日
讀始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十九

襄二十
九盡三
十一

襄公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

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無傳 閻弒吳子

餘祭 音蔡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

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無傳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

廟也楚人使公親禴音遂公患之穆叔曰祓音拂

殯而禴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音列先祓殯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釋解也國之守臣於正月朔日告廟曰公在楚史臣因而書之諸侯有遣使贈禴之禮今楚使公親致之祓殯而禴則布幣者言使巫先祓殯之凶邪而行禴禮則如朝而布幣也茢黍穰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兵死者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

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邲

音夾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

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公還

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

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

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

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

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

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邾敖康王子熊麋也圍康王弟必代之昌者言王弱令尹強物不能兩盛如松柏下之草不能生殖也卞魯邑在今泗水縣問問公起居也公冶季氏屬大夫璽印也祇見疏者杜預云季氏欲得卞而欺公言叛適益見疏遠呂覽知接云無由接而言見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說則疏或作說斥季氏謾誑式微詩義取寄寓微陋以諷公勸之歸也公冶致邑致季氏所與之邑不入季氏家非德賞者言公畏季氏而賞以冕服非以其德也

葬靈王不書魯未會也有事者有守國之事弱謂段年少官卑盬不堅固也啟跪也啟處者古人屈膝而坐詩言王事不可不堅固故不遑啟處蕃屏也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刀弑之

刀日用器以刀者明近刑人弑之之易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

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亾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子皮罕虎也代父為上卿在喪故以父命餼國人六斛四斗曰鍾鄰於善民之望者民亦望君為善也貸而不書施而不德也得國者得掌國政以宋升降隨宋盛衰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

詩傳其條肆肆
榘也謂樹之萌藥
亦姑榘也此夏肆謂
其之條藥

周宗之闕而夏肆音異是屏其奔諸姬亦可知
也已諸姬是奔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奔同卽
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去聲其鄰昏姻孔云晉
不鄰矣其誰云之

姊妹之子曰出治杞理其地脩其城也鄭
子犬叔不書不親事文子衛犬叔儀周宗
諸姬也夏肆杞也肆餘也屏城也詩言王
者能和洽近親則昏姻皆歸附也晉城杞
亦伯國禮鄭衛
怨謫蓋憤辭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去聲伯女音汝齊相去聲
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

子容專司徒侈皆亾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
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
之將及矣

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
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專自是也速及
及禍也以力斃
者力盡而自斃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
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
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同邵伯仲顏莊叔爲
一耦才陵切鄆音甫黨叔爲一耦

謝魯為杞城幣所以酬賓二人為耦言公室卑微公臣猶不足三耦也公巫召伯仲乃一人官氏字兼稱之

晉侯使司馬女音汝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
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
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
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
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
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

去聲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
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
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音薦用老臣

治杞田使魯歸杞侵地悼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不尚取之者服虔云豈不當取叔侯殺之虞國今平陸縣東北六十里虢國今陝州東南焦國今陝州南二里滑國今偃師南二里霍國今霍州西十六里揚國今洪洞東南十八里韓國今韓城縣東南二十里魏國今芮城東北七里八國皆姬姓為晉所并杞即東夷者用夷禮也叔侯言先君如有知當咎夫人不責老臣叔侯瀆貨不忠且舉先君滅同姓之罪又謗君母傳記晉失政也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魯歸其田故來盟賤之者魯人私惡之書於策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同悅之謂穆

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

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

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

工為去聲下同之歌周南召同邵南曰美哉始基之

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蒲對切鄘

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

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亾乎為之歌齊

曰美哉泱泱於良切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

大音泰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彼貧切曰美

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

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

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泂泂扶弓切乎大而

婉險史記作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

歌唐曰思

去聲

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

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

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郟

古外切

以下無

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

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

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

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

音曲據

而不屈邇而不偪

彼力切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

復而不厭

去聲

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

哀讀如等哀之哀
謂哀不也小雅次於
上推故為周德之衰
注謂哀小也亦此義

廣而不宣施

去聲

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

丁禮切

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

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

音朔

南籥者曰美

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

若此乎見舞韶濩

音護

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

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

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箛

音簫

者曰

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

徒報切

也如地

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

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去聲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于春切史狗、史鮪。音秋公子荆、公叔發、公子

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音莫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去聲直，必思自免於難。

叔孫不得死者言不得令終魯以周公故
 有天子禮樂季子觀光上國欲請觀之樂
 之音節各有風土又加以習俗所增損故
 各國風及雅音頌音均不同調魯工歌各
 依其本調故札皆曰美哉言音節各有其
 極致也周召為王化之基故曰始基之猶
 未也者上有商紂未盡善也勤而不怨者
 雖未能安樂而無怨怒之音邶鄘衛武王
 封三監地後滅之以封康叔民盡被其化
 淵深也言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
 淫亂懿公滅民猶秉義而不至於困也
 周衰故王自為風憂思者以周宗隕滅不
 懼者猶有先王遺風也鄭風美其有治政
 之音而譏其煩碎知其不能久也齊風有
 泱泱宏大之聲表式也國未可量言將復
 興幽風詩列第十五周之舊國在今邠州
 三水縣西二十里樂而不淫言有節度周
 公遭管蔡之變東征時為成王陳先公風

化以成王業故曰周公之東秦風詩列第
 十一秦本居西戎汧隴之閒至秦仲始有
 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及
 襄公佐王東遷遂有周地魏風詩列第九
 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無德佐之唐
 風詩列第十晉本堯之舊都故有陶唐氏
 之風其聲憂深而思遠也陳風詩列第十
 二國無主者淫聲蕩而無所畏忌也鄘風
 詩列第十三曹風詩列第十四季子聞此
 子未刪詩前之次第故幽以下所序與今
 詩不同小雅小正思而不貳者文王之德
 無貳叛之心衰小也先王之遺民殷王之
 餘俗也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熙熙
 和樂聲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至矣哉
 言大備也倨傲也屈撓也攜貳也淫蕩也
 復而不厭常新也哀而不愁知命也樂而

不荒有節也。用而不匱，德大也。廣而不宣，不自顯也。施而不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取而不貪，義然後取也。處而不底，守之以道也。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風、八方之風，節有度，謂八音克諧，守有序，謂無相奪倫，盛德所同。言三頌異辭，同音象，箭、文王之樂，南籥、執籥以舞者，美哉！美其容，有憾者未及身，致犬平也。大武，武王樂，韶、濩、湯樂，始行征誅，故有慙德。大夏，禹樂，韶、箛、舜樂，幃、覆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通嗣君者，吳子餘祭，嗣立，樂高難，在昭八年，帶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其所貴，執政侈，謂伯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也。鮪，史魚也。發公叔文子，戚、衛孫氏邑，君猶在殯者，獻公猶未葬也。萃，集也。富必厚，施故政在家。

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

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薑字子尾，竈字子雅，高止，高厚子。放者，宥之以遠，放而書奔，所以示罪。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

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

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良敬仲也。

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絃而寘旃

豎高止子盧齊邑在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敬仲高侯良猶賢也晉人善高豎之致邑故城而處之絃即絃上在今沁源縣北八十里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去聲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上聲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古今人表作卑湛曰是盟也

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上聲今是

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音舒

然明日政將焉音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

命也其焉辟同避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

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

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

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亾矣

公孫黑字子皙世行言世為行人其與幾何言不能久裨諶鄭大夫紓解也位班言子產之班當知政世隆世所高也除之謂為子產驅除奪魄謂喪其精神戾定也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

音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

災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

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

同恭姬

鄭良

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

月葬蔡景公

無傳君弒而賊不討不書葬責臣子也今世子為賊而國人且

奉之為君無臣子可責矣所望者鄰國能申大義耳今不能討反使人會葬人理滅矣故

書以罪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

市然淵切

淵

宋災故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

音來聘

通

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

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

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

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通嗣君邾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子蕩遠罷也子圍素貴而邾敖微弱諸侯皆知其

將作亂故叔孫問之

子產相

去聲

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

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
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
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復彼力切子皙好去聲
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
惡至無日矣

駟子皙良伯有復很也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音嗣輿人之城杞者絳
縣人或年長上聲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
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

亥蓋此老人之名或謂即孟平所謂晉平公之時亥唐也亥上以二精之為此所云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
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
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
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音咸獲長狄僑如
及虺滌鬼切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
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
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
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
焉曰武不木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

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
 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
 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
 魯使去聲者在晉歸以語去聲諸大夫季武子曰
 晉未可媿宅侯切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
 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待洛切焉有叔向
 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媿乎
 勉事之而後可

輿眾也城杞在往年使之年使言其年也
 所稱正月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

子甲戌盡癸未言為六十日者四百四十
 四又三分六十日之一承匡會在文十一
 年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并三人為
 身如算之六下二如身下亥上二畫豎置
 身旁如筆算作馬二六六六也文伯士弱
 之子其屬屬趙武也由用也復陶主衣服
 之官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者
 廢輿尉者以其役孤老也媿薄也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

鄭難去聲之不巳也

駟良爭故盟鄭伯微弱不能制
 其臣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巳

蔡景侯為去聲犬去聲子般娶于楚通焉犬子弑

景侯

子產所謂有子禍

初王儋

丁甘切

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

善音

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

曰烏乎

一作嗚呼

必有此夫

扶音

入以告王且曰必

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

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

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蔦

于委切

逐

成愆成愆奔平時

音止

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

單蔑甘過

音戈

鞏成殺佞夫括瑕廖

力彫切

奔晉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儋季靈王弟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必

有此夫者欲有此朝廷之權佞夫靈王子

景王弟成愆為邑大夫平時周邑尹言多

以下五人皆周大夫括廖不書其出奔賤

也佞夫不知其事而王殺之是罪

非其罪也書在宋災下者從赴

或叫于宋犬

音泰

廟曰謔謔出出鳥鳴于亳社

如曰謔謔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

音母也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

也

叫呼也謔謔若言熱也出出若誠人出避

然者亳社殷社叫與鳥鳴皆火妖也姆女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十九襄公

五

師女待人而行老則可以義事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伯姬專一能賢傳窮理之言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
言 匹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
之 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犬子卑大夫
傲 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匹乎不過十
年矣

不可與者不可與為好政多門者號令不一介於大國謂近楚宋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其姬也

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供葬

鄭伯有者嗜酒為窟口忽室而夜飲酒擊鐘

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音在其人曰吾公

在壑呼洛切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

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

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去聲梁醒而後知之

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

取之匹者侮之推匹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

同生伯有汰音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

疆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去聲誰知所敵
 或主疆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
 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
 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
 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
 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
 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
 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
 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

門之瀆

音豆

入因馬師頡

戶切

結

介于襄庫以伐

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

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

子產禭

音遂

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

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

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

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

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

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臧

許乙切

入盟大

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

自外入也於子蟜居表切之卒也將葬公孫揮

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

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

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

己及其亾也歲在娥子須切訾子斯切之口其明

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

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

晉羽頡因之與之比去聲而事趙文子言伐鄭

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仕居切

為馬師

窟室地室也公馬在家臣稱伯有也壑谷地室布路分散也雍梁鄭地今禹州東北

有雍氏城罕子皮駟子哲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孤特而又汰侈故亾

時謂子皙直三家疆故人謂子產就直助疆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或主疆直難

乃不生者言能疆能直則可弭難不及謀而遂行者不與國謀而出奔也印段義子

產故從之子石印段也大宮祖廟師之梁鄭西城門墓門西郭門瀆與竇通水門也

馬師頡子羽孫駟帶子西之子羊肆鄭城中市名斗城鄭地在今陳畱南三十五里

酸棗鄭邑在今延津北十五里追至此而及之子駟帶也沈珪於河示信也伯有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卷十九襄公

七

既出奔而復入非復鄭大夫故經書不稱大夫子蟜公孫薑卒在十九年會事會葬事莠草也以莠喻伯有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旦指之者指降婁終歲歲星十二年而一終不及此者不及降婁也姬營室東壁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馬師頡任晉邑在今順德任縣東南雞澤會在三年鉏子罕之子代羽頡為師馬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

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去聲楚

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

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聲身之

偏艾同刈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

得免

蔣掩二十五年為大司馬無宇羊尹也偏佐也四體股肱也

為去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

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

北宮佗徒河切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

淵市然切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

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

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

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花北宮結之子罕虎子皮也澶淵衛地在今開州西北寵名族名也詩言文王能上接天下接人順帝而動者惟以信故也逸詩言當慎厥舉止無行詐偽傳言既而無歸於宋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向戌亦貶者身為正卿而致火災傷及夫人未能克己而以求財合諸侯也諱魯者尊親之義故略而不書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

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

相去聲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

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

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

其事而要平聲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

於邑邑將焉音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

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

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

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

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去聲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秦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張呂切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而讓之。偏謂皆其國者，言國臣皆當共國事，何獨於伯石而賂之？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鄭書鄭之史書必大焉先者，言治國必先和，大族請命，請大史復命已，惡其為人，惡其詐飾也。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故寵之。都鄙有章，謂都及鄙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謂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人謂卿大夫斃，踏也。請田，請獵也。鮮，謂野獸。眾給者，眾惟以家畜供祭。子張，豐卷也。徵役，召兵以

攻子產請其田里者請畱其邑入田里所收積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其衣冠殖生也嗣續也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去聲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之閏切焉如八九十者

此謂先告季孫於魯大夫中之君子將助為政如叔向等若與之厚善以為我樹一賢援使之身為魯首注以樹善君子指韓宣子非

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乃亂切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平聲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

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會謂澶淵之會，偷苟且也。韓子韓起言起有君子之德，今將知政，可先往立善，使早為魯備。趙文子卒在昭元年，平邱之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齊子尾害閻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

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閻丘嬰，以說如于

我師，工僕力侯灑消所領竈孔虺許鬼賈寅

出奔莒，出羣公子。

陽州魯地，在今東平州西北。問師故，問齊何故出師。齊以伐魯，嬰實專之，故殺以說于魯。工僕灑消竈，孔虺賈寅皆嬰黨。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君欲楚也夫。音扶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

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

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

得罪。

公之楚好其宮，歸而仿築之。大誓周書拱璧，公大璧，由是得罪者魯人。薄叔仲帶，故志于魯。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

巳卒，毀也。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十九 襄公

三

繕完其檉李氏贊
唯餘謂完是字字之
誤後儒以字無觀
臺榭為例謂古人有
此台榭無觀臺榭
謂無游觀之臺榭非
觀臺榭三字並列近

儒段氏謂在院字作
院完蓋院之音近同
假其說也

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
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
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
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戶旦切閼獲耕切厚
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去聲者
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無
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
君使丐晉宋古本作丐請命對曰以敝邑褊
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

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閑音而未得

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

暴入聲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

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

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

卑庳音無觀去聲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

公寢庫廩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音道路音圻音

人以時填莫歷切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

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去聲有代巾車脂轄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讀本卷十九襄公

三

戶瞎切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

物公不畱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

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

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丁兮切之

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

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

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

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

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

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

人之垣以贏音盈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

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去聲而

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

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

辭也詩曰辭之輯音集矣民之協矣辭之繹音亦

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充滿也斥見也言盜賊多館舍也閔門也

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也葺覆也請

命請問毀館之命介閔也誅責也時事朝

會之事四方而高曰臺有木者謂之榭平

易治也。坊人塗者，填塗也。庭燎，設火於庭。巡宮，行夜也。有代代客役，巾車主車之官。展成也。無廢事者，賓得速去，故無廢事。巡行也。無甯蓄患，言見遇如此，豈有蓄患。銅鞮，在今沁州南十里。晉有別宮在此邑。舍於隸人，言如隸人之舍。館門卑小，故不容車。有牆垣之限，故不可踰越。癘，災也。亦敝邑之憂者。言鄭與魯亦同姓。羸，受也。詩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釋，則民安定。莫亦定也。其知之矣。言詩人知辭之有益。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得事大國之禮

莒犁比音毗公生去上聲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

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仕居切言罪之在也。

犁比，莒子密州之號。買朱鉏者，密州二字。緩呼之。莒以密州暴虐，又啟廢立之禍。故不赴以弒者，主名。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戕，戴吳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一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

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狐庸，巫臣子。成十年，適吳為行人，通路通吳晉之路。延州來，季札食邑。延陵在今武進縣治。州來，今壽州北三十里，是二邑也。或延陵古名延州來，音字異同耳。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是年闞殺吳子餘祭，嗣君夷昧也。不失民者，民歸其德也。不失事者，能審事情，雖有國不立，言雖傳與國而季子守節，必不肯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去衛襄公以如楚。宋之

盟故也。過鄭，印段廷于況切勞去聲于棐芳尾切林

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

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

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

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

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

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去聲大事，子大叔美秀

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

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婢支

切市林切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

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文子北宮佗萊林鄭地在今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濯謂以水濯手所以禦熱美秀而文貌美而才秀也知四國之為知諸侯之所欲為獲得所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

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音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木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

吾不信也

鄉校。鄉之學校。論執政者論其得失也。然明患人於中。誘議故欲毀之。忠善以損怨者。為忠善則怨誘自息。作威以防怨者。毀鄉校以止誘也。遽止謂畏而止也。道通也。藥之言為己藥石也。孔子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蓋長而後聞之。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

皮曰：愿。音願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音扶往而學

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

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

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

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所追切崩。

僑將厭一作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

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

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

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

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

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

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

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為邑使為邑大夫少謂尹何年少愿謹善也其傷實多言多自傷也製裁也言有美錦且不可使學者製之則大官大邑之重多於美錦何可使學者製之貫習也慢易

也知不足自知不足以謀家傳言子產能治鄭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服本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上聲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音問長世
 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
 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
 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一作逮不可上聲選也
 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
 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
 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
 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

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
 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
 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
 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
 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
 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去聲可象
 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
 之有威儀也

令尹似君者服本作以君服虔云動作有君儀是有他志也棣棣富而闕也選數也

攸所也攝佐也周書言大國以威加小國以德撫故大畏力小懷德詩言文王行事無他斟酌惟在則象上天再駕而降為臣者文七年傳云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是也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十九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

昭元年 盡三年

昭公

名稠襄公子母齊歸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子野卒於季氏以毀告昭公子

野之母敬歸之姊也叔孫豹謂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子野母非夫人不當立其姊子季氏不從蓋襄公諸子有長而應立者季利昭幼越次立之耳昭後為季所逐殞身於外嗣子復為所擯不得有國擅廢立君至於此極其亦何所不為乎然則子野之卒不得於於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季氏是問矣

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三月取鄆 夏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無傳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秋莒去上聲

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 叔弓帥

師疆郟田 葬邾悼公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

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

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去聲之使行人子

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

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去聲

者請墀音善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

辱貺音況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

圍布几筵告於莊同恭之廟而來若野賜之

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

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

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

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

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

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

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他彫

切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音高而入許之。正

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

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

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

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

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去聲

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

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涓于師，徒不

頓，國家不罷。同疲民無謗讟。音獨諸侯無怨，天無

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

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

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

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

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

農夫，是穠音彪是蓂音袞。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

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

不賊，鮮上聲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

離猶罪也。謂設兵罪而
衛之也。服者軍容之服也。
蒲宮宮在野之宮。猶史
記之所謂離。最皆皆席
草略之意。古者上下通稱
宮。蔡子亦謂在野草坎
有執戈者前衛之。以前
不虞。故不亦可示此。婉
以讓之。杜注以服服為設
君服。以離衛為即指執
戈者前。服注以蒲宮為
楚離。皆非是。

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
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
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
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
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
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
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
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
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

音洛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

師曰。大國令。小國共。音供吾知共而已。晉樂王

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

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

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

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

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音洛與

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同泰誓

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

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楚圍以會號過鄭聘之且娶于豐氏鄭人館之于外欲為豐氏女城外除地為墀待圍親迎圍言告廟而來今于野迎是欺其先君鄭明言畏楚襲之圍乃以眾垂橐入逆橐弓衣也垂之則無弓會于號號即鄭制尋宋盟尋襄二十七年之盟祁午祁奚子也平秦亂謂秦晉成城湟于謂襄二十九年城杞楚行僭僭不信也穠耘去草也藁謂以土壅培苗根引詩言信而不賊可以為法不能如詩言則難耳楚非所患也讀書加牲上言用宋之盟載書不更作新盟辭亦不須敵血圍意以宋之盟先楚今更盟恐先晉故用舊書設服離衛謂設君服二人執戈離陳于前用以自衛服虔云君居離宮則陳衛在門行時則執戈者在蒲宮服虔云楚離宮名圍在楚居之前也

杜預云圍在會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也伯州犁言蒲宮有前乃楚王所命行人揮子羽也伯州犁言鄭當憂公孫黑之事不煩憂楚揮言弃疾當璧圍當憂之齊國子弱也衛齊子惡也合左師向戌也小旻卒章言不敢暴虎馮河喻不敢譏陵小人絞而婉者切而不迫簡而禮者不置臧否字而敬者字愛而不犯凶人持之謂失無所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

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去聲樂

桓子相去聲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去聲之

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經音曰貨以藩身子

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去聲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去聲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

謀主三者謀皆指以蒙魯此則事謂為身謀也

不越官謂不越職

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同避，污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音亦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

同治八年謹遵

昭公

虞有三苗夏有觀音館扈音戶商有妣一作先邠先典切

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

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音薦用

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

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願盟莒之疆事楚

勿與音預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

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音苦浪也

去音上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鄆東鄆在今沂水伐之兵未加而鄆服故經言取不言伐樂桓子樂王鮒也求貨以請帶為名梁其經叔孫家臣叔孫言衛國者如牆蔽惡若隙壤而見其惡則牆咎也今衛國而使國受惡吾罪甚于取鄆者矣帶其禍言帶禍盡故裂裳示不相逆王伯之令謂三王五伯有令德時正封疆以立官舉旌旗以表貴賤猶不能壹引正也三苗苗有三種觀國今觀城扈國今鄆縣皆夏同姓妣國以商河直甲五年入于班方邠國今邠州徐奄皆嬴姓徐今徐州奄曲阜也言四代初有不服之國今更不能壹恤其大者而舍置小事又焉用詰問細故若楚東吳國楚南百濮有釁可乘楚必用兵不顧此盟止兵也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音苑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讀本卷二十一 昭公

七

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詩作威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乃亂切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大明首章取受命於昭于天小宛二章取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既彊而不義則易滅

引詩之褒姒尚能滅周則彊不足恃滅言如火之盡也自以不義為道濟以淫虐則彊亦不久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戶故切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音扶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豕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

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

音齊

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

九倫切

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

去聲

以安。

也。

音

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

舉兕。

音似

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

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鄭伯兼享趙文子叔孫穆叔曹大夫亦享燕同日禮卿聘用五獻大夫三獻籩豆多

少依獻數子皮以豕宰戒賓趙孟賦瓠葉

言瓠葉可采烹一兔首可炮燔炙是欲一獻也鄭仍加禮具器趙孟見而辭之既享而宴穆叔賦鵲巢言鵲巢鳩居晉君有國

趙孟治之也。又賦采蘩言蘩蒿微薄。大國

待小國如蘩省嗇用之。何敢不從命？子皮

賦：野有死麕。卒章言舒徐無近女佩巾。無

使狗吠。趙孟賦：常棣兄弟之詩。言魯鄭曹

與晉同姓兄弟比安。何至龙吠。故三國

大夫皆拜也。不復此。感此歡會難再。

去聲

天王使劉定公勞。

音

趙孟於穎，館於雒汭。

如銳切

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

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

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

夫罪戾是懼焉。

音

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

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

去聲

王曰：諺所謂老

將知同智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天王景王定公劉夏也潁水出今登封少室山東南流館于雒汭蓋歸途所館今鞏縣地也弁高五寸冕有板旒端衣端正無殺委言褻長曳地偷食偷薄也言薄祿趙孟自以視禹則薄祿劉夏以其過言薄祿朝不謀夕是下儕隸人也言人老則當智而耄邁又損其智所以神人俱不依賴之

叔孫歸曾天平聲御季孫以勞去聲之且及日中

不出曾天謂曾阜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

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音薦用之

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音古而欲

贏音盈而惡去聲蹶許驕切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

矣叔孫指楹曰雖惡去聲是其可去上聲乎乃出

見之

曾天季氏臣曾阜叔孫氏臣商賈求財則不當惡蹶市喻季氏事事欲利則不當責人恭敬楹柱也喻魯有季氏如屋之柱不可去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

使強上聲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

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

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

戎服入左右射超乘去聲而出女自房觀之曰

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

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音高一甲以見

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

及衝尺容切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

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

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

南而數上聲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同皆奸音

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上聲養上聲

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

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

女嬖大夫而弗下去聲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

不事長也兵其從去聲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

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

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

去聲叔大_叔曰吉不能亢_{苦浪切}身焉能亢宗彼

國政也非私難_{去聲}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

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_{字作蔡素葛切}蔡_{如字}叔夫

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

於諸游

徐吾犯鄭大夫徐吾氏公孫楚子南也公孫黑子哲也使強委禽謂以奠雁劫制徐吾氏又不自奠雁犯妹謂子南先聘為夫杜預云夫也謂丈夫言子南剛強得夫道也秦甲謂衷甲而外禮服故曰好見衝交道也直鈞者先聘子南直子南用戈則子

哲直也幼而不忌忌謂敬忌大_叔游吉子南從子游氏宗子也亢蔽也蔡蔡叔謂放叔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

懼選_{上聲}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_{去聲}書曰秦伯

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

于河十里舍_{音赦}車自雍_{去聲}及絳歸取酬幣終

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

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女_{同汝}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

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匹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一作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上聲不五稔音在趙孟視蔭同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

死矣主民翫

同恢五

歲而愒

同漱苦

日其與

幾何

秦后子名鍼桓公子景公母弟懼選言將一一選數其罪過奔晉罪秦伯者言秦伯不早教曲全之鍼將奔晉而先享致敬于晉君盡其車千乘以二百乘自隨渡河時比舟為梁造舟比舟今浮橋也其八百乘自雍及絳千里每十里舍置八乘具九獻酬幣初酬自齎其八酬自雍發之一酬一車十里相遞以次至享所傳言鍼盡敬于晉禮節昭著秦伯明知之不為之所司馬侯即女叔齊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國中輔之者眾趙孟曰天乎唐石經作天虜是時秦景公在位已三十六年後盡四十年而卒計其年不為天矣作天乎為是五稔五次穀熟五年也視蔭視日陰翫歲說文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二十二 昭公

三

云：怙，貪也。翫，習厭也。愒，日。杜預云：愒，貪也。國語作愒，日。韋昭云：愒，遲也。皆貪戀遲回之意。

鄭為去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

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

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

上聲與音豫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

弗討

閨門鄭城門名薰隧閨門外地名傳云實薰隧者為明年數子哲罪稱薰隧之盟也鄭六卿而曰七子子哲以上大夫強自比于卿此伯州犁所云背誕子產弗討力不

能制之

晉中行音杭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去聲原崇

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同隘以

什共同供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

乃毀車以為行音杭五乘去聲為三伍荀吳之嬖

人不肯即卒斬以徇似俊切為五陳去聲以相離

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

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去聲而薄之大敗之

中行穆子荀吳也大原即經大鹵穀梁傳云狄謂之大鹵中國謂之大原崇卒聚卒

謂以十卒供一車之用。在險隘處必能克也。車三士。毀五車得十五人。以為三五分。為五陳。曰兩。曰伍。曰專。曰參。曰偏。以誘狄。狄笑其改常。未及陳而晉徒卒迫而敗之。傳言苟吳能用魏舒之謀且斬其嬖人。吳能不恨。所以有功。司馬法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與此五卒陳名同。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

上聲

疾于

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

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

音謀一音無

婁瞽

音謀

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詩

曰。無競惟人。善矣。

去疾于襄三十二年奔齊。今在莒之公子召之。務婁。瞽胡。滅明。三子展輿之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弃人者。謂奪羣公子秩。無競。維人。言無有強過于得人者。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

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

他才

為祟。息遂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

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

音遏

伯。季曰實沈。

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

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

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音森唐人是因以

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

震同娠一音申大去聲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

將與之唐屬音燭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

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

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

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

臺驗臺驗能業其官宣汾洮障之尚切大澤以

處大去聲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音審妣蓐黃

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

臺驗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

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音詠之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

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

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

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子小切底以露其體茲

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

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
 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去聲之故志曰買妾
 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
 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
 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
 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臧未
 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
 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
 好去聲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

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晉君之病已劇實沈臺駘見于兆蓋衰氣
 之徵史不知其神而卜兆著此二名卜人
 能言之其兆象今所不傳子產言實沈為
 參星之神臺駘為汾水之神實沈源出高
 辛與兄闕伯不和后帝堯遷之一主辰一
 主參不相見唐人因實沈之地至唐叔虞
 而滅晉之祖初妊時天帝命之曰虞亦為
 唐叔與前唐叔虞同號言神異也初生兒
 手文有虞者古虞吳同古文略具形手文
 容或似之臺駘源出金天居晉陽大原其
 子孫沈姒葇黃四國為晉所滅地屬于晉
 此二神因晉侯病乃復崇之子產言非致
 疾之由星神川神惟時災乃營攢用幣祭
 祭祈禱不能橫致人身疾病疾病乃自致
 君子朝晝夕夜時各有所司以節宣其氣
 壅謂不使行閉謂不得出湫謂氣聚底謂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二十二 昭公

七

氣止氣不散則食少食少則肌瘦肌瘦則骸體露也晉侯同四時而壹之故疾生矣又內妃嬪多同姓同姓為婚無別而美先盡故其生者多不長若省四姬猶可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以同裨同盡乃弃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於是乎先王聘后于異姓此其義也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去聲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去聲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

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音堙惰音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同捨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惰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

同治八年謹遵

昭公

七

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去聲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趙

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晉侯疾，卜實有鬼，而志氣蠱惑，和言由女室，實非鬼。近女氣脫，如蠱，實非蠱也。疾已甚，故咎其臣不匡救，醫和言人當節性，防淫，故以樂比之。樂有五聲之節，各有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言中和之聲以成，則罷退，蓋五聲既成，本不容再彈，若不罷退而復彈，則煩手淫聲矣。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過節，因言所以養性，所以驗證，所以治病者，有五味五色五聲，皆由于陰陽風雨晦明六氣六氣之過，則為六疾。陰膏過則為寒疾，陽燥過則為熱疾，風動過則為末疾，兩濕過則為腹疾，幽暗過則為迷惑之疾，陽明過則為心疾，蓋人氣與天氣相應，偏過則五氣退，而一氣獨勝，生病。此致疾之源也。末疾者，服虔云：首風眩也。逸周書武順解云：左右手各握五左

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為末。則末疾為首疾也。杜預云。末疾。四肢緩急。禮樂記。奮末。鄭注云。動使四支。素問。繆刺論云。布于四末。管子內業云。氣不通于四末。則末為四肢也。天氣六而降下。為五者。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是謂五味。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是謂五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是謂五聲。六氣生五行。蓋言六氣共生之。非言一氣生一行也。女陽物而晦時者。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不節不時。謂朝晝夕夜。壹之。蠱之疾為惑。其制字皿。蟲言器為蟲所蝕壞。又積穀久變。飛蟲亦為蠱。其周易蠱卦。則與長女惑艮。少男與風壞艮山也。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犖尺州櫟切

音 邲音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

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

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境同聞王有疾

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

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

子干出奔晉宮廋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

州犁于邲葬王于邲謂之邲敖平聲使赴于鄭

伍舉問應如字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

舉更之曰共同恭王之子圍為長上聲子干奔晉

從去聲車五乘去聲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

人之餽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音祿

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

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

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

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

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

何忌

黑肱子皙也為宮殿尹子干王子比也為右尹子圍靈王也時為令尹皆共王子邾

敖楚子麋也犍今魯山地櫟今禹州地邾

今邾縣十一月己酉己酉乃十二月六日

下有十二月甲辰朔知此己酉誤也圍弑

王荀子曰以冠纓絞之又殺其二子圍為

不道經不書弑楚自以疾赴應為後之辭

謂荅應諸侯問後之辭底祿言致祿來奔

公子待之視其國之大小秦后子自言先

來食晉祿久則為臣不敢與新羈客齒史

佚言非羈何忌言當敬忌羈人

楚靈王即位遠罷音疲為令尹遠啟彊為大宰
鄭游吉如楚葬邾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
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如其事必合諸
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讀本卷二十一 昭公

三

靈王卽位改名熊虔自說其事其口不自諱匿叔向所謂不義而克必以爲道也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

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去聲乃

復

烝冬祭廟也孟子餘服虔以孟爲趙盾子餘爲趙衰杜預以孟子餘爲一人卽趙衰也晉既烝趙武因適南陽之溫舉其家祭十二月甲辰朔祭七日庚戌武卒傳先言言孟後言子餘者追數之雍在今原武鄭伯蓋如溫趙氏辭之傳言大夫強致諸侯弔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

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

來見音現禮也觀書於大去聲史氏見易象與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與周之所以王去聲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

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

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才結切之卒章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音餘之武子

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同公宣子遂如

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音宣子宣

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音

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

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

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

子賦木瓜

魯昭新立故起來聘兼聘衛納幣于齊又以新為政見于諸侯易象者鄭眾賈逵云

周易象辭文王所作六爻象辭周公所作

魯春秋者遵周公之典以紀事此魯春秋

當是隱公以前上有周公之事書在大史

氏起見之而知其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縣

之卒章言起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德

角弓言兄弟昏姻無相遠彌縫者補合也

節之卒章言化心以養畜萬邦宣子譽嘉

樹服虔云譽游也孟子一游一譽趙岐章

句引此作宣子豫之蓋古本作豫謂宣子

棲遲宴樂于其下杜預云譽譽其好也封

厚也殖長也季氏欲因厚培此樹又賦甘

棠不翦伐以宣子比召公宣子遂如齊衛

齊公孫寵子雅之子樂施字子旗公孫薑

子尾之子高彊字子良衛北宮文子名佗

淇澳言有君子之德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讀本卷二十一 昭公

三

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
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去聲之。請曰：送從逆
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音亦是以亂作。

韓須起之子。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謂
之少齊者。別立號。寵異之。中都。今平遙地。
送女降于逆班。畏大國。則從逆班。齊猶易
而加厚。過于逆班。所以召辱。蓋少姜婉辭。
言晉以下大夫逆齊。本不宜以上大夫送。
母家失之厚。而夫家猶以為薄。偽若不達
以譏之。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
君使如字弓來繼舊好。去聲固曰：女同汝無敢為賓。

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去聲請辭。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

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

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

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

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叔弓。叔老子。使有常禮。此有魯君無敢為
賓之命。故辭常禮。晉人從而嘉之。先國者
言敝邑宏。後己者。言臣之祿。詩言親
近有德之人。此言近于有德之事。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上聲游氏而代其位。

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

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上之曰

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

心無厭平國不女汝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

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

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

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

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

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

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

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

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黑子哲也襄三十年殺伯有前年與游氏
子南爭室閨門之外薰隧盟自列于六卿
今年欲為亂而將死其族與諸大夫謀欲
殺之子產恐啟亂故乘傳歸正其罪印子
哲子也褚師市官加木
謂以木書其罪榜尸所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

曰非伉去聲儷去聲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

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

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同恭

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去聲君刑已頗

平聲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

歸

明年韓起言晉君在緘經之中是以爲夫人夫人喪當士弔大夫送葬魯君弔季孫致服皆畏晉陳無宇送少姜被執少姜嘗有辭爲之請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

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冬大雨去聲雹無傳北燕伯款出

奔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梁丙與張趯他歷切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

爲去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

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

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

同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

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

而數如字於守適同

唯懼獲戾

豈敢憚煩少姜

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

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

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

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

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同其猶

在君子之後乎

梁丙張趯皆晉大夫朝聘以昭禮會以命事盟以謀闕皆兼弔葬言之數于守適言其禮數過于守適守適者下于適一等少姜實聘逆守適而誣之為嬖寵張趯聞此

數謂禮之正數火心星也季夏昏中則暑

退季冬旦中則寒退言極則不繼張趯自

以為有智而失君子為國諱之道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

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音致幣以無失時

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

內官焜音混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

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

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

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
 君若不奔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
音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
 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儷
 在纒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
 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
 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
 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
 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

其為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

量音豆區

音歐

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

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
 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
 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
 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
 諸市屨賤踊音貴民人痛疾而或煨於休

虛喻切又許畱切

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

欲無獲民將焉

音焉

辟

同遊

之箕伯直柄虞遂伯

戲音義其相去聲胡公大去聲姬已在齊矣叔向曰

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

行音杭公乘去聲無人卒列無長上聲庶民罷同疲敝

而宮室滋侈道殣音覲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

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

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悛音旋以樂悖

憂音叨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

且平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

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臧聞之

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臧之

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臧又無子公室

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平聲晏

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子小切隘於賣切躡塵

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苦代切者辭曰君之先

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

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

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

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

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去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

許之

齊請繼室。言少姜為先君之嫡。叔向言晉侯在繚。經之中。知少姜亦夫人。蓋在三妃之列。第非伉儷元妃也。此繼室言內主。則繼室為敵體。伉儷矣。大公望丁公。伉齊先君。若而人者。如常人。不敢譽也。董振擇謂正。整選擇。嬪嬙婦官。成昏受禮。謂定昏受享。齊舊四量。謂齊一國之制。豆四升。區斗六升。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登。謂相乘。加也。陳氏加一。豆則五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大數言之。出貨十而收八。所以陰惠貧民。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者。杜預言。山海之物。運至市而價不加。增蓋陳氏擅山海之富。絀利以便市井之人。三老服虔云。工老商老農老。杜預云。上壽百年。中壽九十。下壽八十。以上也。踊。別足者之履。履賤踊貴。謂踊價高于

履言刑刑繁多也。燠休者服虔云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日燠休以代其痛。賈逵云燠厚休美謂厚撫之言。陳氏沽民譽箕伯直柄。虞遂伯戲胡公皆陳氏祖。犬姬武王女。胡公妃也。言箕伯等四人皆助胡公。犬姬神靈已在齊矣。神之在否不可測度。而晏子為此言者以陳氏必興也。晉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不能征討諸侯。公乘卒長皆不得人道。殪謂饑民路豕。以樂怕憂。怕藏也。言宜憂而反藏于樂。讒鼎服虔云疾讒之鼎。即明堂位崇鼎一云。甘讒之地。所鑄鼎銘言夙興以務大顯。猶恐後世懈怠。況日不悛改。終于怠廢。胙無子者叔何之子不肖也。晏子宅近市。景公初欲更移之。後更乃斥大之。故毀為里室如舊。而使宅人之官還其故家。其辭言居者先皆卜鄰。今損其居以益己宅。則己非佳鄰。是違鄰人之卜也。蓋吳辭以自免。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去聲甚敬而卑禮

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

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同汝州田以胙乃舊勳

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

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上聲其

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匹

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

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去聲以別三傳矣晉之

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
 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
 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
 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
 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
 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
 之獲州也韓宣子為去聲之請之為去聲其復取
 之之故

鄭公孫段字伯石子豐之後也州晉邑本屬溫自邠稱食州遂與溫別後又為欒氏

邑韓氏欲得州以段至晉素主韓氏故韓氏為請州其後七年豐氏果歸州于韓氏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
 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叔弓敬子也子服椒惠伯也懿伯椒叔父也忌者檀弓鄭注云敬叔有怨于懿伯故畏難惠伯而不入杜預云懿伯怨家惠伯遇之敬子以惠伯當避仇故不入以待之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為去聲少姜之有寵

也以其子更平聲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

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去聲

其寵寵將來乎。

公孫蠆子尾也。請昏之辭。有遺姑姊妹若而人。故蠆得以其女與晉。其更女嫁公女。蓋皆告于景公。晉昏公女。而得宗女。故云欺晉。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

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去聲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朝立王謂楚靈新立鄭為晉之從當交見于楚是宋盟所云也叔向所謂有俱以有心言之古以相存問相仁愛為有張趯字孟大叔指謂今年春求煩不獲之言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

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去聲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二邾謂鄒邾邾本邾國小邾本邾國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於莒盧蒲癸音見泣且請曰余髮

如此種種上聲一作董董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

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

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

盧蒲癸于北燕

癸以襄二十八年放于境種種如童童言髮禿而尚有髮故曰短寢處者記其食肉處皮之狂言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上聲諸大夫而立其寵人

冬燕大夫比去聲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

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燕北燕也簡公名款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去聲楚子享之賦吉日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音蒙

吉日詩言田車既好夢謂雲夢澤跨江南北

齊公孫寵卒司馬寵見晏子曰又喪去聲子雅

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

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

危哉

惠公後寵字子雅為欒氏薑字子尾為高氏所謂二惠也子旗子雅之子競爽謂能強而明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



佛